

青石岭

大岭观记

蔡红旗

乡村360°

商南县湘河镇青石岭上有一处道教圣地,名曰“大岭观”,始建于明万历十年(公元1572年),几经战火焚毁,多次重修之后,如今只剩下3间“祖师殿”。大岭观一度曾经规模宏大,高阁凌云,州志记载商南八景之一“大岭观盖”云:“大岭观盖:南八十里,峰峦团结,仰望如盖,为邑水口林泉之冠。”

据史料记载,清同治八年(公元1869年)朝廷大臣陕甘巡抚左宗棠路经大岭观,观看了观内观外盛况,回府后用9尺木板作成匾赠给大岭观,匾为黑底红字,上书“鸟道自天开千里,轮蹄通晓境,化工凭神造一川,渐水达秦观”。

有一首古诗《大岭观盖》这样写道:“峯峯大岭落盘空,秦楚毗连冠盖通。佛顶昙花今古现,樵肩松叶往来同。风吹絮帽云披白,霞峰芝轩日照红。古寺一声钟未了,行人高望苍莽中。”

端午节前夕,我独自一人驱车探访大岭观。驶入笔杆沟时,晨雾升腾,加之林密谷幽,如同走进童话世界。到青石岭上,四周一片苍茫,山尖全被云雾包裹着,崇山峻岭和云雾缠绕在一起,一座雄伟的大殿在云雾里时隐时现,似有一股仙气在山岭上空徘徊。

殿前50米处,有个高一米多的半圆形台子,是大岭观戏台遗址,坐西朝东。据说每年3月3日真武大帝的生日,这里会唱上3天3夜大戏,香客和赶庙会的人络绎不绝。戏台后有戏楼,有联曰“先入秦关第一门,将游华夏无双观”。戏楼前转角楼一直延伸到神殿,神殿分老君殿、祖师殿、三观殿、观音殿,还有火神、财神、土地神庙,鼎盛时期有庙房上百间,道士伙计数百人,开有油坊、烧锅房,还有数百亩田产。而今,人头攒动的繁华盛景不复存在,上百间庙房只剩下三间祖师殿,我只能依据从爷爷那里听到的故事中寻找一点模糊的印象。繁华已逝,戏台犹在,登台向南望去,可见豫楚大地,脑海里浮现出清明上河图的人物和市肆的画面。

现存的祖师殿依青石岭而建,坐北朝南,背靠崇山峻岭,面朝诸多山峦,真有“峰峦团结,仰望如盖”之势。迎面两根

廊檐木柱,木漆上色,颇具皇家风范,木柱后方面墙全为木质,镂空浮雕,栩栩如生,雕梁画栋,堪称精美。左侧檐下墙壁上的5块青砖上横刻“大岭观系前明朝修建(于)万历年间,至本朝同治元年八月十五夜被发逆毁坏,五年重修”的字样。下方悬挂一铁钟,直径约四五十厘米,高约八九十厘米,铭文字迹清晰,上方为“太子千秋,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”,环绕一周,中间字数较多,落款处为“山西匠人胡应时造,万历十九年十二月吉日造”字样,下方花卉图案装饰一圈。殿外散落一些石碑,其中一块长约一米宽约40厘米的汉白玉石碑尤为夺目,上面刻写着“古青石岭”四个大字,还刻有“民国甲子年十二月十二日”落款,线条优美,字体清晰。

走进大殿,太上老君端坐正中,手持拂尘,目视前方,接受世人的敬香和朝拜,为世人指点迷津,我不敢怠慢,行跪拜之礼,祈祷祈福。除了众多神像之外,木质屋顶涂朱红色,墙壁上有彩绘花鸟人物图案,金砖铺地,殿内金碧辉煌。

殿外近几年修建了一些房屋,有了一些规模。记得30多年前可不是这个样子,那时的青石岭是一座光秃秃的山岭,祖师殿很破旧,孤零零地伫立在荒岭上。那时我只有十六七岁,正读高中的年龄,我家离学校有30多里地,每到周末急着往家赶,过完周末又要往学校赶,常走的线路是翻越青石岭旁边的长岭岗,出笔杆沟到红鱼口,学校就在红鱼口村子里。这是条大路,大路宽,几个村子的人到区政府办事大多走这条道儿,交公粮啦买肉购猪啦也都要走这里。有时为了赶时间,我也会走小路,小路近,要翻越青石岭,经大岭观出黑沟到红鱼口。小路有些凶险,尤其是黑沟口一带,山高谷深,山巅上常有苍鹰盘旋,鸟鸣声声凄厉,河谷里水流幽暗,遇到阴天或雨天更是遮天蔽日,越发叫人心惊胆战。

从学校回家一直是与同学结伴而行,去学校时会独自一人。登上青石岭最高处,心里开始惊慌,生怕从山上出现一个怪物,常常跑着下山,走过一道山梁远远看到祖师殿的屋脊时,心里才踏实点。到殿背后看到屋脊上四周翘起的部分,似一条条要飞起来的黑龙,一种神圣的感觉在心中涌动。路从殿墙边经过,路边到处是断砖碎瓦,绕过山墙来到殿前,透过半掩着的破旧的大门看到祖师爷的塑像,一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。也许人们怀着同样的心情,在拆除大岭观众多庙房之后,不敢再拆除祖师殿了。

同样令人敬畏的,还有挺立在青石岭上的那一棵棵高大粗壮、黑黢黢的老树桩。那时的青石岭已经完全成了一座荒岭,凡是能当柴烧的草木全部被砍伐一空,只剩下那些古树没有被砍伐,因为它们实在太粗大了,根本无法砍伐,于是就

有人砍掉树冠,砍掉枝丫,只留下一根光秃秃的树干,有的树干还被剥了皮。那些树干就像一个人被斩了头颅和手臂,只剩下躯体一般,等待它们的命运是死亡、腐朽,最后轰然倒下。但是,它们即使没了头颅和手臂,却依然倔强地挺立着,每当我看到这个情景,心里便很不是滋味。

回到戏台前,我迫不及待地寻找那些古树。周围山上全是绿色,人们再也不会为了烧柴而砍伐树木了。树木长起来,山绿起来,再也看不到记忆中那一棵棵黑黢黢光秃秃的树桩了,我心中不免遗憾,以为那些老树桩死光了,倒下了,忽然看见笔杆沟山坡上有一片绿凸出来,那绿的下面正是我梦牵魂绕的古树啊!原来它们已经脱胎换骨,又长出新枝,长出树冠,焕发出勃勃生机。虽然存活的老树为数不多,却能给我一些慰藉,它们是幸运的,挺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,得到了新生。

我还要找寻青石岭上的古石板路。从殿外向西十几米的地方,也长着一棵大树,枝繁叶茂,树上挂满青果,两人都抱不住的树干,光滑且泛着青光,仔细辨认原来是构树,构树能长得这么高大,我第一次见到。树下的竹林里,扒开枯叶尘土,露出一块块青石板,这就是早已被岁月风尘掩埋了的昔日的石板路。

回家途中,绕道去了湘河,据说大岭观的一对石狮子现在在那里。到镇政府门前,果然见到一对石狮子,这两个石狮子有些与众不同,看上去不那么凶神恶煞,而是有一份亲切和喜庆,这得益于它们面带微笑,甚至是憨态可掬。它们是幸运的,被移送到此得到了保护,如果遗留在荒岭上,恐怕早就被毁坏了。不知大岭观散落的物件还有多少,有的也许永无天日了。商南境内的明清古建筑保存下来的甚少,能保存至今的算是万幸,大岭观的祖师殿便是其中之一。



青石岭祖师殿

铜制品手艺人丁关举

杨远彦 田浩



丁关举在制作铜酒壶

随着社会的发展,时代的变迁,民间老手艺人离我们越来越远,逐渐消失,呈现在眼前的都是机器生产、规格统一、图案花纹整齐的生活用品。在镇安县高峰镇长坡村,42岁的残疾人丁关举是铜制品的加工者,他制作的铜酒壶、酒盅、铜火锅等形状各异、质量可靠、图案新颖,仍然供不应求,成了远近闻名的铜制品手艺人。

爱上铜制品

1979年3月出生的丁关举,7岁时不幸患上小儿麻痹,下肢主干萎缩,日常出行拄着拐杖,贴地移行。

身体上的残疾并没有消磨他坚强的意志,他坚信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,付出就会有收获。一个偶

然的机会,他躺在床上看电视,从中央电视台《致富经》中看到铜酒壶的制作,激发了他动手致富的兴趣。万事开头难,他让母亲帮他收拾房间,从网上购买相关工具,开始了铜制品的加工。

开始时,没有技术,手生疏。为了能够做出更好的铜酒壶、酒盅、铜火锅等铜具,他让母亲陪着他到老艺人家里拜师学艺,经过一番勤学苦练,才慢慢地掌握了制作技术。

6月26日清晨,笔者早早起床,驱车来到了丁关举家。映入眼帘的是一间不足5平方米的破旧小房间,一把变了形的羊角锤、一台老式的脚踏车床、一把

打磨器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器具。俗话说:“铁匠的家具重,铜匠的家具多,杀猪匠敢杀会吹吃肉多。”铜匠的工具具有60多种,这一件件老家当全是“时间的印记,岁月的刻痕”。一锤锤下来,一天天累积,他的几千件手工制品走入了市场,获得了每一个客户的认可与赞扬。前几年,原材料价格大涨,收益太低,几乎断掉了丁关举的生活来源,于是他学习篾匠、花匠等手艺人来补贴家用,但他仍把闲暇时间投入到酒壶制作上,对酒壶的锤炼从未间断。



丁师傅手工打制的铜器

打造优质铜器

手工铜壶沉淀着手艺人代代相传的技术和匠心,既可以用来煮茶、饮酒、做饭、插花,也可以静静地观赏把玩,它们是生活的艺术品,艺术的生活品。笔者问他:“制

作一把铜酒壶需要多长时间?”他满脸微笑地说:“铜制品制作很辛苦,一把纯手工制作的铜壶一般耗时五六天,需经过剪裁、捶型、精微、修型、雕刻、焊接等近百道工序和勾、落、串、点、台、压、采、丝等十多种工艺技法,至少数千次的锤打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精细把量,稍有不慎,便没了灵气。”

“没有金刚钻,就不揽瓷器活。”这句谚语就是形容铜匠的。与铁器相比,铜器大多造型复杂,制作精细,一件好的铜器就是一件艺术品,让人望而生畏。锤炼是最复杂的过程,一把壶的品质高不高,造型好不好,全靠长时间连续不停地敲打,去其杂质,将其淬炼,万千锤之后方得臻品。“连续性”是一把壶问世的第一要素,断断续续会影响节奏感与成形的流畅度。丁师傅时常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,直至锤炼完成后才能歇一口气,进行下一个环节。打磨刺刺、棱角、去除小瑕疵等是对作品的升华,这些工序对于常人来说或许比较简单,但对于丁关举来说却是一项挑战,打磨要用脚踏老式车床,半个小时不间断才能得到一件入手柔和、外表光滑的成品,这是对意志与责任的考验。

“任何一件作品从不偷工,从不减料。”这是丁关举对这份手艺最大的尊重,也是对手艺人身份的最大的尊重。

把老手艺传承下去

以前,高峰镇有三家铜匠铺子。随着时代的变迁,现在只剩下丁师傅这一家了。铜制品手艺贯穿了丁师傅的前半生,制作酒壶18年来,粗糙的铜屑磨破了无数双手套,也磨破了他的双手,但他的制作技艺却越发娴熟。每次制作,他不需要图纸,也不需要高端器械,看到材料脑海里就有了模型。除了传统的酒壶,他还与时俱进,制作了酒盅、茶碗、托盘、铜火锅等一系列精美的手工铜制品,满足了不同客户的需求。

采访结束时,丁师傅面带笑容地对笔者说道:“现在的年轻人,没人愿意学习铜匠手艺。这个工作脏,劳累还费体力,只要有人愿意学,我一定倾囊相授。”这也是现在传统手工艺普遍面临的窘境。

传统手工艺品早已超越“器物”的概念,是有生命、有力量、有精神实质的“艺术品”,手艺人传授下来的除了精湛的技艺,还有那份专一的“工匠”精神,都是我们应该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无比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